春秋集義 二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　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春秋集義卷三十二

宋　李明復　撰

宣公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謝湜曰母喪如齊不諱者公之惡有大於此故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

謝湜曰公如齊仲孫蔑如京師齊强王室弱故也

國立北平圖書館

胡安國曰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於京師比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患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周之意而特書王正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謝湜曰七年伐萊萊未服故又伐萊

秋取根牟

謝湜曰杜氏謂根牟東夷國

八月滕子卒

謝湜曰滕昭公用夷禮故稱子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不日不名史失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

胡安國曰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師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謝湜曰扈之會以陳與楚謀伐陳也諸侯不出故荀林父帥師伐陳諸侯不振可知也不知制楚而區區伐陳晉之失道也晉侯伐陳未返而卒于會卒于會書地重之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謝湜曰衛侯衛成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胡安國曰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

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嚮齊衛欲爲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故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謝湜曰宋人因滕喪圍滕宋人大惡也

胡安國曰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師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旣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謝湜曰自鄭從楚侵陳晉與列國伐鄭二侵鄭一自

鄭背楚從晉楚人楚子侵鄭伐鄭二

胡安國曰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

不言師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凌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爭曰下書晉郤缺師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治

謝湜曰靈公君臣宣淫於朝大夫洩治直諫而死治之死國卿孔寧殺之也不書孔寧者寧之殺直臣也靈公弗能禁大臣弗能爭是乃陳國殺之也殺書陳

罪其國也靈公㑹淫久矣立於朝者皆邪臣也與邪臣竊位以事汙君未嘗有匡救之力也及惡之宣於朝也然後以一言直諫而死其名節不足稱也故治之死春秋無美詞

胡安國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

端以垂後戒此所謂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耳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効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于昏亂之朝若異姓若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

又曰按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於前而載楚子入

陳于後明殺諍臣者必有滅亡之禍不待貶絶而自見者也

呂祖謙曰洩冶諫陳靈公當從胡氏説或者邦無道危行言遜冶或未盡所謂危行言遜是下位之人非大夫之事冶是大夫大夫與聞國之政事固亦當諫不得已去之亦可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謝湜曰公比年如齊以濟西田故也

胡安國曰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
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
師故特于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
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名分
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程頤曰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
云歸我不足為善也

程氏學曰按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公子遂殺子惡而立宣公故以濟西田賂齊而齊人取之至是而歸者公比年朝齊請而得之也夫魯之分地先君受于天子奚可失墜又況負弑君之罪賂以免討乎齊取逆人之賂以聚惡乎故其取其歸皆謹而書之然其他歸田未有言我而此特曰我濟西田者獨此故魯田也若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定十年來歸鄆讙龜陰田皆魯侵諸侯

而得之非周公之本封也既本他國之田故不言我益以寡暴衆以大侵小而得之者如有王者作則在所予乎在所奪乎聖人所書以正王法耳鄆讙龜陰田特書曰來歸者夾谷之會孔子相焉質以禮義齊人自服而來歸故也他只書歸者皆我請而得之也謝湜曰濟西田魯以賂齊者也齊人取我濟西之賂矣至此復以濟西歸我者以公比年如齊請而得之也諸侯土地皆受之天子也擅割擅取其罪一也魯

割天子分田以逃逆宣公之大罪也齊取天子分田以容逆惠公之大罪也故取田書歸田復書謹其地也所以著二國之罪也濟西魯之故地也歸稱我以明我之所有也鄆讙龜陰不稱我者其地非魯本封皆魯侵而得之故也非故地則稱歸故地則稱歸我以王法正邦國之封疆也鄆讙書來歸者以彼自服而來也濟西獨書歸者以我請而得之也

胡安國曰宣公于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

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己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謝湜曰尹氏武氏崔氏皆以氏世其職者也尹以世

權之重赴告外通武以世權之重子攝父職崔以世
權之重逼上出奔然則三氏世權之尤甚者也故尹
武崔書氏以著内外世卿之患也詩稱尹氏太師然
則尹族專國非一日也其氏已著於幽王之時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逼也
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謂崔
杼出而能反反而能肆者以其宗强於此舉氏辨之
早也其説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盖門弟

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耳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程氏學曰君行其至必書於法當然也古者諸侯朝會有常節出入有常期周衰以後無法而妄行征伐會盟紛紛四出棄社稷委人民往往越月踰歲而後得返觀其所書而其亂自著矣然必書其告廟而見於册書者則春秋可得而紀其不告者則史所不載

而春秋亦不得而書焉然則不告者尤爲非禮亦可知也

謝湜曰公立非正且不順其立齊之力也故十年五朝于齊魯人病齊可知也

胡安國曰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

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謝湜曰君不君則臣不臣陳靈之禍是已

胡安國曰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于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

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忘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弒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

謝湜曰宋嘗圍滕矣滕未服故又伐滕

胡安國曰前圍滕稱人剌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

衆也宋大國爵上公伯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
有弒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
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
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
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謝湜曰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公孫歸父如齊葬齊
惠公齊晉皆大國也

胡安國曰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殁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謝湜曰晉郤缺救鄭不力鄭從楚故四國伐鄭

胡安國曰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

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于强令豈其罪乎不能

以德鎮撫而用力争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

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呂祖謙曰自宣四年以後晉楚交伐鄭看上面許多

標題處鄭南北兩屬晉楚只是要争鄭此是楚人盛

則中國衰此處最要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謝湜曰季子來聘報仲孫蔑之聘也季子母弟之爲

大夫者也季子字天子大夫稱字故也王以私恩寵
季子故季子繫王言之親逆惡非義也以官私其親
非正也
胡安國曰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
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
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
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
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

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謝湜曰伐邾取須句取訾婁矣今又伐邾取繹然則魯之閒罪於邾惟以利其田邑而已王法在所黜者也

胡安國曰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于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凌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

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于邾不亦傎乎故
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謝湜曰齊頃公初立行父聘于齊歸父又聘于齊結
齊好也一歲之間公兩如齊歸父行父三如齊雖曰
以弔聘而出上下煩擾甚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
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

若待逾年然後脩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之可以免于討也歸父貪于取繹畏齊而往盖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謝湜曰惠公卒未踰年頃公以成君之禮遣使修聘書爵著其惡也

胡安國曰葬之速也大不懷也人未踰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隣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為其氓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容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譏

謝湜曰大水漂蕩征役煩數故饑春秋以民為本故
書饑以恤民命

楚子伐鄭

謝湜曰四國伐鄭鄭從晉故楚子伐鄭

胡安國曰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
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
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
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

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經以傳為案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謝湜曰楚莊勢益強盛中國所不能制故陳侯鄭伯出受楚盟二國晉楚所爭二國從楚盟于辰陵則楚國衰弱可知也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鄭襄無守死中國之志而大臣無守死中

國之謀乃鄭之所以取禍也
胡安國曰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而入幽谷乎晉人而不能令則楚人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即大倫等于弁髦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攢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

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于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謝湜曰以二國不能平莒故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謝湜曰狄在所攘而反會之棄中國不問而會狄攢函景公之罪也攢函狄地

胡安國曰周禮蕃服世一見無會同分類也書會戎

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畧今中國

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

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亦求成于狄是

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不亦

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程頤曰人衆詞大惡衆所欲誅也

胡安國曰稱人者衆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同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按左氏傳楚子爲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舜蹠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蹠之徒也爲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

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

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

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

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

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

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

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

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

存亡與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未滅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程頤曰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彊之也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謝湜曰夏徵舒陳之大逆也楚子以罪討而殺之諸侯之師未有義于此者也殺書楚人善其得討賊之義也徵舒之罪人人皆欲殺之故也晉主盟之國也

陳之亂晉不能討而楚能討之則義舉在楚而不在晉矣雖然楚之討陳也以陳之富因欲縣陳以叔時之諫然後反之書入罪其因人之亂而利之也入惡辭以其爲陳病也公孫寧儀行父道君于淫以起亂陷君于危以取亡其罪在所絶也而楚子復納于陳書納罪其黨邪臣也納惡辭以其脅陳而返之也二子不繫之陳絶于陳也春秋不以惡廢善不以善掩惡楚子始正而終邪殺有罪而納有罪故春秋美其

義于前而懲其惡于後所以明天王之法也

胡安國曰此二臣者從君于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于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于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强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强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奈何豬徵舒之宫封洩冶之墓尸

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朱熹曰臣下不匡之刑蓋施于邦君大夫之喪國亡
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
羣臣如宋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
類是也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誅之自
不為冤若昌邑羣臣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
止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
則霍光之私意也又如胡安國論楚子納孔儀處事

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毫髪不差處何疑之有哉

春秋集義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三

宋　李明復　撰

宣公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謝湜曰楚子以義討賊與本國臣子討賊無異故書葬

胡安國曰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

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隣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人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

謝湜曰辰陵既盟之後鄭懼難復事晉故楚子圍鄭圍鄭之役楚已入鄭矣不書入者以楚子叛而伐之服而舍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不為鄭國患故也

胡安國曰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于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書其憑陵中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畧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于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師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謝湜曰邲之戰不書伐楚者楚來圍鄭而晉荀林父帥師戰之也戰由晉起故以林父主戰而罪之楚莊暴横久矣修正令合諸侯明大義然後可以懲强楚之縱而建中國之功也林父以力鬭楚以一國之衆當强楚之鋒其進也計慮不明上下不協非獨不足以解鄭而安之也適以益晉之禍而已書晉師敗績罪林父戰楚之失其道也

胡安國曰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
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
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人能討之楚人
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覲釁之
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邲
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師
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
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

受况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師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遏偪陽之舉匄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于鄭焉用之矣諸師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于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朱熹曰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或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縠而誅之又曰當時楚孫叔敖不欲戰伍參爭之若事有合爭處須當力爭不可苟徇人情也呂祖謙曰宣成之間正是楚莊霸業强盛之時舉邲之戰晉楚之强弱可知當是時晉景公但循常襲故政事少怠楚莊方厲精為治政事修明晉楚之强弱大綱在此楚之所以强盖得叔孫敖整齊軍政訓教

卒伍細大本末無不具舉兵威所嚮雖中國亦不敢
當其鋒楚之盛不特兵之不可敵亦在善能持勝何
故既縣陳又復封之既而克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又復其社稷夫楚用兵以取兩國而又復封其社稷
此見楚有其功而不居其功齊桓晉文以來未之有
也當邲之戰晉楚正欲爭衡荀林父欒書之徒一見
楚師便欲歛軍避楚則其強弱又易曉要之邲之敗
其罪固在先縠然林父亦不能無罪以縠之剛愎不

仁固不可信用林父以晉之名臣統元帥之權而不能制一先縠者盖其新進之徒威德未孚于人故如此以楚孼人伍參之言觀之謂晉之從政者新此言論林父最切當大抵賢才處事或至于敗事者未必不由于新進處事之不審特其素望之未熟于人也此其所以敗事古之人所以四十而仕五十而為政者盖欲涵養積習使威望在人已熟然後可以任用若是養之無素驟然居人上鮮有不敗事者良以此

也故邲之敗雖是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亦有不是處觀彘子以中軍佐濟及林父不得已而從之此彘子之罪也使趙括更行人失辭是以惡言激楚之怒此彘子之罪不設備而為楚所乘三者雖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乃元師至于魏錡趙旃以不得官職挾憾而往楚欲敗晉師是人皆知其不可用獨林父不察焉一請往乃許之遂致于敗國事此乃林父之罪先穀先濟而林父亦從之此亦林父之罪及後為楚軍所

乘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遂致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此亦林父之罪原邲之敗皆是晉羣帥浮躁不協遂至于敗師自邲敗之後大率規模與前不同故當厚蓄自養不敢有事乎他師還之後不敢加忿兵于楚但使解揚致命而已亦不敢加兵當時之諸侯如伐鄭但示之整而已惟其如此所以有鞏之勝夫以滅狄數者之事觀之林父之謀慮亦可謂明矣至於邲之戰何如此之昏亂盖人心最不可昏

當邲之戰緣先縠强狠必欲先濟林父又不得已勉强從之惟其自相矛盾自相攻奪如此故林父方寸精明都昏亂了其從先濟之時心已不在軍事是以舉措乖錯邲之戰縠曰由我失霸不如死欒書從旁而止之至鄢陵之戰欒書為元帥乃曰不可以當吾世失諸侯反蹈先縠之覆轍而不自知范武子從傍而止之何智于前而昏于後也盖天下之事傍觀之時無不精審及自臨事時利害切於己私心難克所

以如此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謝湜曰蕭宋附庸國

胡安國曰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强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

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絶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于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霸爲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程頤曰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背渝故書人以貶之

程氏學曰同盟之例有三一則主臣在會而書同盟者王臣亦與盟也柯陵雞澤平丘是也以見尹子單子劉子亦同盟也首止葵丘皐鼬之會曰諸侯盟于某則王世子宰周公劉子不同盟也故止書諸侯又如會王人盟于洮于翟泉及蘇子盟于女栗直以魯

會及盟而書更無伐會日月之隔其勢自不須云同耳嗚呼王者御諸侯王臣將王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周衰一切反是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然則首止葵丘臯鼬之會猶為有善者矣凡諸侯之盟皆大國率之小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與之同欲亦書同盟于幽鄭伯欲盟故也同盟于新城衛侯之所同

願也同盟于斷道魯衛曹同欲伐齊故也同盟于虛
朾謀救晉協謀而為此盟也同盟于重丘欲以討齊
俱志在于定亂也考其前後之文皆諸侯同欲而書
同盟者也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者夫盟以不信而
為之者也又況不信之尤乎蓋有既盟而復背之者
言已嘗同盟所以深責其不然也如莊十六年同盟
于幽及清丘蟲牢馬陵蒲戚戲亳城圻之盟是也考
其前後之文皆既同盟不旋踵而遂相執伐則又惡

其反覆而書同盟者也
謝湜曰楚日强盛四國欲恤病討貳協力相維故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心爲盟卿不名者同盟之後四國反覆背盟故清丘之盟卿皆奪節稱人以著四國之惡也凡盟既盟而背之者猶以其盟出于不得已也同盟而違之則其惡大矣清丘之盟是也
胡安國曰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

人盟宿巳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其反覆乎清
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
而惡自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
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
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于
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
神蘄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于是故國卿貶而稱人
譏失職也原縠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

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謝湜曰陳以衛為好而宋師伐之宋以陳為貳而衛人救之同盟之後二國背戾相違書伐書救罪其失信也

胡安國曰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于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

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絶而惡自見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謝湜曰莒小國以齊國之力而不能服莒服之不以其道也

夏楚子伐宋

謝湜曰楚子既滅蕭于是伐宋以宋師伐陳故也楚之伐宋也晉衛曹畏楚無一出救者背清丘之盟也

胡安國曰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討者恤民固本輕傜薄賦使民効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于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謝湜曰先縠剛愎不仁邲之敗起于先縠故晉以國

法殺之凡大夫有罪而書國殺甚其國之行法也凡大夫無罪而書國殺罪其國之失道也觀大夫有罪無罪而國殺之當否見矣

胡安國曰先縠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巳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参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

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濟涇而
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令林父初將中軍乃
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
誰之過與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謝湜曰晉以楚伐宋討衛救陳衛之背盟救陳達之
謀也故衛以國法殺之
胡安國曰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于專殺也孔達

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于見討誰之過與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澄源故書法如此

呂祖謙曰晉討衛前後小國貳大國亦多未嘗必欲殺其二謀者至此必欲討衛孔達何與蓋晉經邲一敗之後欲張綱紀晉國不如是震威則不足以服諸侯

晉侯伐鄭

謝湜曰鄭即晉晉則楚圍鄭

胡安國曰按左氏傳為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謝湜曰伐宋圍宋以宋伐陳且不服也

胡安國曰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

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于訟卦曰君子以作事
謀始始不謀必至于訟訟而不竟必至于師若宋是
矣始謀不臧至于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
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義亦明矣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安國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
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

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
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
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于坤之初
爻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
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春秋集義卷三十三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貢生臣鄧友櫄